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The
Secret
of
Father
Brown*

十
的
秘密

布朗神父

著——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

译——景翔

十 你们能原谅，是因为没什么需要原谅的事。

文艺出版社

VOL. IV

作者简介

G. K. 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1874—1936)

举世闻名的英国作家，献身侦探小说，创造出“布朗神父”这位现代犯罪文学上不朽的教士侦探形象，深受读者喜爱。G. K. 切斯特顿也是最早提出“侦探小说应视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辩护者，他的这番论述至今仍被列为最聪明、最有见地的论述之一。

G. K. 切斯特顿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伦敦大学。广涉文学评论、编辑以及神学等，对 20 世纪初的英国文坛有显著的影响力，他最热爱、投入心力最多的是推理小说。

切斯特顿所创造的布朗神父，是继福尔摩斯之后英国短篇解谜推理创作热潮之中最重要的侦探形象。与福尔摩斯探案不同，布朗神父侦破谜案并不依靠对外在物质线索的观察，也不需要追踪罪犯踪迹，而是借由宗教对于人性心理的了解，透过哲学思维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做出慧黠的洞悉。正如博尔赫斯评价的那样，小说并非以暴力和血腥吸引读者，而纯粹是虚构环境下的智力游戏。这种侦探推理手法影响深远，成为日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等黄金时期大师的灵感源头。

切斯特顿长年笔耕，生前的最后十二年每周都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除了努力创作正统的古典解谜推理之外，他还对推理小说做了种种的实验，写出《奇职怪业俱乐部》与《知道太多的人》这类颠覆推理小说公式的作品，是推理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师级人物。

译者简介

景翔

1941 年生，台湾省台北工专三年制土木科毕业。主修理工，爱好文学艺术，曾任职于电脑界及新闻界，在中国时报工作二十五年（历任副刊编辑、资料室编译、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时报周刊总编辑、中国时报艺文组主任、“中国时报”社会服务部副总经理）后退休。他是资深的影评人和专业译者，担任影评工作多年，曾主持广播及电视节目，喜爱文学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翻译过数十部推理小说。曾参与催生《推理》杂志，并长期撰写《推理录影带选介》《推理小说大家看》两大专栏。

景翔先生所译的《布朗神父探案全集》多年来一直备受读者推崇，也是中国推理迷公认的最佳译本。

布朗神父
的秘密

著——G. K. Chesterton

译——景翔



The VOL. **IV**
Secret
of
Father
Brown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朗神父的秘密 / (英) 切斯特顿
(Chesterton, G.K.) 著; 景翔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2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书名原文: The Secret of Father Brown
ISBN 978-7-5404-5899-7

I. ①布… II. ①切… ②景…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8546号

本书译文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IV

布朗神父的秘密

作 者: G.K.切斯特顿
译 者: 景翔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吴健
封扉设计: 萧睿子
内文制作: 刘晓霞 杨进宝 刘芳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75
书号: ISBN 978-7-5404-5899-7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目 录

- 1 布朗神父的秘密 7
- 2 法官的镜子 17
- 3 两副假胡须 43
- 4 飞鱼之歌 70
- 5 演员的不在场证明 95
- 6 失踪的乡绅 117
- 7 十恶不赦的罪行 139
- 8 米鲁的红月 159
- 9 哀悼的隐士 179
- 10 傅南彪的秘密 208

1 布朗神父的秘密

傅南彪，以前一度是法国最有名的罪犯，后来又成为一位在英国的私家侦探，现在早已经从这两个行当里都退休了。有人说是他以前的犯罪生涯影响到他在侦探工作上有太多顾忌的缘故。不管怎么说，反正在经历过一辈子浪漫的逃亡和使尽一切规避的花招之后，他最后落脚在一处大概会被大家认为是对他颇为合适的地方：在西班牙的一座古堡里。不过这座古堡虽然坚实，但比较起来却很小；而一块黑色的葡萄园和几畦绿色的菜园倒是在一处褐色的山边上占有相当大的一块地方。因为傅南彪在经过那么多激烈的冒险之后，仍然拥有大多数拉丁民族的人会拥有——而在很多的（比方说）美国人身上就多所欠缺——的旺盛精力来过退休生活。这种活力会出现在很多唯一野心就是要做小农夫的大饭店老板身上，或是很多的法国乡下小店老板，在他可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成为一个可厌的百万富翁，买下一整条街的店铺时，却静悄悄地抽身退隐，过着舒服而休闲的家居生活。傅南彪当时似乎并不经意地突然爱上了一位西班牙女士，结了婚，在那处西班牙的产业上生儿育女，有了一个大家庭，好像从此再也没有了想要离开那里去外面游荡的欲望。可是在某一个特别的早晨，他的家人

发现他很不寻常地坐立不安，而且相当兴奋；远比那些小孩子们跑得更快，冲下了长长的山坡，去迎接一位越过山谷而来的访客；尽管那时候那位访客还只是在远处的一个小黑点。

那个小黑点逐渐变大，但整个形状似乎没有多少改变；因为，大体说来，始终就还是黑黑的圆圆的。在附近山区里，教士的黑衣服并不少见，可是这套黑衣服，不管多么像一个神职人员的服装，却有一些既普通，同时又和一般的法衣^①或修士黑袍^②比起来要显得轻快方便得多，看得出穿着这身衣服的是从西北方岛屿来的，清楚明白得就好像他挂着“克拉彭中继站”^③的招牌一样。他带了一把伞柄像根棍子似的又短又大的雨伞，一看到这把雨伞，他那位拉丁朋友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因为好久以前他们共同参加过的很多冒险行动中，都有这把伞在里面。因为这正是这个法国佬的英国朋友，布朗神父，前来做一次早就要来，却拖延良久的拜访。他们始终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络，可是却已经有好多年彼此没有见过面了。

布朗神父很快地就融入这个家庭之中，而这一家子大得让人觉得像一个军队或是一个社区。他见到了东方三王^④的巨大木头雕像，上面涂上了颜色，描了金，是在圣诞节送礼物给孩子的人；因为西班牙这个国家，跟孩子有关的事情都是家居生活中的大事。他也见到了狗、猫和农场里所豢养的家畜。另外，他们也把他介绍给一位邻居，那个人和他自己一样，给这个山谷带来远方异国的服饰和举止。

那是在那位神父到这座小古堡来的第三天，他看到一位相貌堂堂、

① 教士或礼拜堂执事等所穿的黑色长袍。

② 神父及修士所穿的黑色长袍，特点在中襟有长排纽扣直到下摆。

③ 英国伦敦西南部一区。

④ 即《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三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在耶稣诞生时，前来朝拜，拿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献给耶稣。

颇有威仪的陌生人来向这个西班牙家庭致意，他的礼貌就连西班牙的贵族也难以相比。他是一个高高瘦瘦、一头灰白头发而相貌英俊的绅士，双手、袖口、袖扣等都有些过分修饰。但是他那张长长的脸，却不像我们国家的讽刺漫画里常把长袖口与修指甲的人画成的那样慵懒无力。他的脸上表情非常警醒而热切，两眼中带着询问探究的眼神，无邪而专注得不像是有一头灰白头发的人会有有的表情。单只这一点就大概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国籍，何况还加上他很讲究的声音里带着鼻音，而且随时都认为他周遭的欧洲东西都是古董。这位先生正是从波士顿来的葛兰迪生·查斯先生，一位美国旅客，在他旅游途中暂时停了下来，租下了旁边的一处产业：在一座很类似的小山上的一座很类似的小古堡。他很喜欢他的那座老旧古堡，也认为他那位友善的邻居是当地的老世家。因为正像我们先前说过的，傅南彪尽量想办法让他看来真正一副已经退休而在此生根了的样子。他简直就像在那里种植葡萄和无花果已经有好多年了。他恢复了他的真正姓氏：杜若；因为另外那个“火把”^①只给人一个 *nom de guerre*（士兵入伍时用的化名）的感觉，好像用这个名字的人通常会进行对抗社会的战争。他很喜欢他的妻子和家庭；除了去打打猎之外，从来不到更远的地方去；而在那个环球旅行的美国人看来，他就像是充满阳光、令人尊敬，又具适度奢侈的文化特质的化身，而这一点正是那个美国人够聪明得能在地中海一带居民身上看出来，而且颇为羡慕的。这块从西方世界来的滚石很乐于在这块已经长了那么多青苔的南方岩石上暂时休息一阵。不过查斯先生曾经听说过布朗神父的名字，而他说话的语气也有些改变，像是对待一位名人。他访问的本能被唤起了，很委婉，但很热切。如

① 傅南彪的原名 *Flambeau* 有火把、火炬等意。

果说他真的想挖出布朗神父的底，像拔牙一样。那手法倒真像美国牙医那样灵巧而毫无痛楚。

他们当时是坐在屋子外面半露天的院子里，通常西班牙式的房屋在入口处都像这样。正是暮色转为夜色的时分，日落之后，群山之间的空气突然变得很凉快，火石板上放着一个小炉子，像一个妖精似的瞪着火红的眼睛，在地上也画出一块红色的花纹；可是没有一线火光照射到那面高大红砖墙下方的砖块，而砖墙耸立在他们头上，直伸进深蓝色的夜空中。傅南彪宽阔的肩膀和像两把军刀似的大胡子，都在夜色中依稀可见，他四处走动，从一个大木桶里倒出深色的酒来，分给大家。在他的影子里，那位神父显得像缩小了似的，似乎是挤靠在炉子边；但是那位美国来的客人则很优雅地向前俯着身子，把手肘搁在膝盖上，那张英俊而瘦削的面孔整个映照在光里，两眼则闪烁着好奇而充满智慧的光芒。

“我可以向你保证，先生，”他说道，“我们认为你在‘新月馆谋杀案’的成就可以说是侦探学史上最了不起的胜利。”

布朗神父喃喃地说了几句话，有人可能会觉得他的喃喃细语听来有如一陣呻吟。

“我们相当熟知，”那位陌生人很坚决地继续说道，“杜宾^①和其他一些人的成就；也知道勒考克^②、歇洛克·福尔摩斯、尼可拉斯·卡特^③以及其他很多虚构人物在这方面的技巧传承。可是我们发现，在很多方面看来，你的行事方法和其他那些会动脑筋的人，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有些人甚至想到，这种方法上

① 爱伦·坡小说中的神探。

② 法国作家加波利奥名著《勒普日命案》中的神探。

③ 由柯透尔于1886年所塑造的神探，后来还有几位作家以他为主角写过不少小说。

的不同是不是有可能牵涉的是没有方法。”

布朗神父沉默不语：然后他似乎吃了一惊，就好像先前在炉火旁打了个盹而突然惊醒似的说道：“对不起，你说什么？对……没有方法……我怕，还有点心不在焉。”

“我应该说是完全可以表列出来的科学方法，”那位追根究底的人继续说道，“埃德加·坡^①曾以对话形式写过几篇小文章，说明杜宾的推理方法，还有逻辑推演上的精细环节，华生医师必须细听福尔摩斯以观察事物细微末节的方法所得到结果来做相当精确的说明。可是好像没有人能完全了解你的方法，布朗神父，而我听说你婉拒了在美国就这方面做一连串演讲的要求。”

“是的，”那位神父回答道，一面对着炉子皱起了眉头，“我拒绝了。”

“你的拒绝引起了非常多很有意思的谈论，”查斯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国内有些人说你的技艺是无法解说的，因为那不只是天生的技艺而已，他们说你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因为基本上那就非常的玄秘。”

“非常的什么？”布朗神父问道，他的语气有些凌厉。

“哎，算是一种奥秘吧。”对方回答道，“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对甘洛普的谋杀案和史坦的谋杀案^②都极为兴奋，还有那个叫梅尔顿的老头子被杀的案子^③，又有季温尼法官的谋杀案，以及戴尔蒙所犯下的两件凶杀案，这个人在美国可是很有名呢。而你呢，每次都在现场，一

① 通常译为爱伦·坡，其全名应为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据说 Allan 一名与其继父有关，而他本人很不愿意使用在名字里。

② 请参阅《布朗神父的怀疑》中《冤魂显灵》一文。

③ 请参阅《布朗神父的怀疑》中《天上来的箭》一文。

击中的，告诉大家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却从来不告诉任何人说你是怎么知道的。所以有些人会认为你可以说是不用看就都知道了。卡洛塔·布朗森就思想形式的主题发表了一场演讲，举的例子都是你的那些案子，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异视姐妹会——”

布朗神父两眼仍然盯在炉火上，好像根本没有注意是不是有人听到他说话似的，很大声地说道：“哦，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实在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查斯先生很幽默地说道，“要压住异视姐妹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我唯一能想得到挡住他们的办法，就是请你把你的秘密跟我们说个明白。”

布朗神父呻吟了一声。他把头垂放在两手上，过了一阵子，好像突然挤满了默默的思绪。然后他把头抬了起来，用很模糊的声音说道：“好吧，我一定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他的两眼郁郁地看着整个越来越暗下来的场景，从那小火炉般血红的眼睛到那一片光秃秃的古老墙壁，再往上则是非常凸显，而且越来越明亮的，南方强烈的星光。

“那个秘密就是，”他说道。然后停了下来，好像没有办法再说下去。接着他重新开始说道：

“你知道，杀了所有那些人的就是我。”

“什么？”对方问道，在沉寂之中，他的声音很小。

“你知道，我杀了他们所有的人。”布朗神父很有耐心地解释道，“所以，当然，我会知道是怎么行凶的。”

葛兰迪生·查斯整个高大的身子站得笔直，好像一场进行得很缓慢的爆炸将一个人升到天花板上。他瞪大了两眼俯视着那位神父，又不敢置信地再问了一次他的问题。

“我每一件罪行都非常小心谨慎地加以策划，”布朗神父继续说道，

“我很精确地想出像那样的一件事该怎么样才能做得到，而用什么方式，或是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思想状态下才能真正付诸实施，等到我非常确定我自己的感觉和那个凶手一模一样的时候，当然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查斯慢慢地分好几次叹出一口气来。

“你真的把我吓坏了，”他说道，“一时之间，我还真以为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哩。就在那一时之间，我好像看到美国所有的报纸上都有这样的大标题：‘神职侦探竟是杀手：布朗神父的百件罪案。’哎，当然啦，如果那只是一种说法，意思是说你试着重新建构凶手心理上——”

布朗神父把他正准备填装烟丝的短烟斗用力地敲着火炉，他很少有的恼怒表情使他的脸皱了起来。

“不对，不对，不对，”他几乎有点生气似的说道，“我的意思并不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要谈比较深入事情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结果……字句有什么用……碰到你想说一些只不过是普通道理的实话的时候，别人总以为那只是隐喻式的说法，一个长了两条腿的、活生生的人，有一次对我说：‘我只有在灵修方面才相信圣灵。’我当然说：‘你还能在什么别的方面去相信圣灵呢？’结果，他以为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进化之外，他什么也不必相信，或是只相信伦理道德，或是只相信什么无聊的傻话……我的意思是说我真的看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本人，在行凶杀人。我并没有真的用什么实际的凶器把那个人杀死，不过这不是重点。任何一块砖头或是一件器械都可能实际上把那些人杀死。我的意思是说，我想了又想，在想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那样子，一直到最后我发现我真的就是那样子，所有一切都一模一样，只差最后真正付诸行动。这是我一位朋友以前向我建议的，算是一种宗教上的修行，

我相信他是从教皇利奥八世^①那里学来的，利奥八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恐怕，”那个美国人说道，他的语气仍然充满了怀疑，两眼始终盯着那位神父，好像他是一只野兽似的，“你得向我好好的解释一番，我才能明白你究竟说的是什么。侦查的学问——”

布朗神父仍然以那着恼的表情将手指捻得劈啪作响。“就是这个，”他叫道，“这就是我们看法分歧的地方。所谓学问，在你得到的时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以真正的含义来说，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两个字。可是现在的人用起来，十个里有九个，会是什么意思呢？在他们说侦查是一门学问的时候？在他们说犯罪学是一门学问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要在一个人的外面去研究他，就好像他是一只巨大的昆虫似的；他们可能称之为公正无私，我却称之为死气沉沉，毫无人性。他们说要和他保持远远的距离，好像他是一个史前时代的怪物：瞪着看他‘罪犯脑壳’的形状，好像那是什么长出来的怪东西，像犀牛鼻子上的那只角一样。那些科学家说到某一个类型的时候，从来不会说自己，永远都在说他的邻居；而且很可能是比他穷得多的邻居。我不否认那种方法有时也有好处，可是在某方面说起来，那其实是很反科学的。离所谓的知识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实际上是压抑了我们所知的一切。把朋友当做是陌生人看待，假装我们所熟稔的一切其实很遥远又神秘而不可能。这就像是说一个人在他两眼之间有个大鼻子，或是说他每二十四个小时就会突然失去知觉而倒地一次一样。哎，你所谓的‘秘密’其实正好相反。我不会试着脱离那个人，站到他外面去，而是要进入那个杀人凶手的里面……事实上，还不止如此，你明白吗？

^① 意大利籍教皇(963—965)，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大帝支持，与被废除的教皇约翰十二世敌对，在964年被敌对一派罢黜，后由奥托大帝以武力扶持复位。

我就是在一个人的里面，一向就在一个人的里面，动他的手和脚，可是我会等到我知道自己已经在凶手的体内，想着他的想法，感受到他的情感；要等到我让自己扭曲成他那充满憎恨的扭曲身影；等到我用他那对充满血丝而细眯起的两眼来看这个世界。像他那样在愚蠢的专注中眨着眼睛，看着那近在眼前的清楚画面。一条路直通往一摊血。等到我真成了一个杀人凶手。”

“哦，”查斯先生说着，用他满面严肃表情拉长了的脸看着布朗神父，又说道，“而这就是你所说的宗教上的修行吗？”

“是的，”布朗神父说道，“这正是我所说的宗教上的修行。”

在短短的一阵沉默之后，他继续说道：“这真的是一种宗教上的修行，所以我想还是不要多说什么的好。可是我实在不能就这样让你回去跟你所有的同胞说我有一种和思维形式有关的秘密魔法，是吧？我那种说法说得不好，可是真的就是那样一回事。一个人一定要到他知道自己有多坏，或可能坏到什么程度，才能发现他的好处；要到他真正了解他有多少权利能以那样高傲和不屑的态度去谈‘罪犯’，好像那些人是在一英里外森林中的人猿一般；要到他能摆脱所有肮脏的自欺去谈论低下的那一类人和有缺陷的脑壳；要到他把灵魂中所有的伪善全都像挤油似的挤出来，一滴也不剩；要到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逮到一个罪犯，让他那戴着帽子的脑袋能平安而保持理智，他才能有点用处。”

傅南彪走了过来，倒上一大杯西班牙的美酒，放在他朋友面前，就像先前他已经同样地放了一大杯酒在他的邻居前面一样。然后他本人才第一次开口说话：

“我相信布朗神父又有了新的一批谜案，我想，前几天我们还谈到这些，从我们上次见面之后，他又碰到过好些奇怪的人呢。”

“不错，我知道这些故事多多少少——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查斯说着，沉吟地举起了他手里的酒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给我什么案例……我的意思是说，你最近的这一些案子是不是就用你所说的那种方式来处理的呢？”

布朗神父也举起了他手里的酒杯，火光使红酒变得透明，就像镶嵌着殉教者图像的教堂窗上血红的彩色玻璃。那红色的火焰似乎吸引住他的两眼，使他的视线在其中越陷越深，就好像那一个杯子里容纳了所有人的鲜血所形成的一个红海，而他的灵魂是一个潜水夫，投入了黑暗的人性和颠覆的想象中，甚至比最低下的怪物和最古老的淤泥还要更为低下。在那个酒杯里，就像在一面红色的镜子里，他看到了很多事情；他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的作为在暗红色的阴影中移动；他两个同伴要求的那些案例以象征性的形态在舞动；要在这里说的那些故事都在他的眼前经过。现在，那发亮的酒就像暗红色沙滩上一个巨大的鲜红落日，沙滩上站立着黑色的人影：其中一个倒下，而另一个朝他跑了过去。然后落日似乎裂成好几块，红色的灯笼高挂在花园里的树上，而池塘里映满了红光：然后所有的颜色似乎又凝结成一朵红色水晶的巨大玫瑰，成了一件珠宝，像个火红太阳般照亮整个世界，只有一个高大的黑影，头上戴着异教徒祭司的高高头饰；然后一切又消退了，只剩下如散乱的红胡子一样的火焰，在一片荒凉的灰色石南地上被风吹得摇曳不定。所有这些事情，等一下可能会从和他自己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情绪中再次看到的，都因这样的跳动而浮现在他的记忆中，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轶事和情节。

“不错，”他说着缓缓地将酒杯凑向嘴边，“我记得相当清楚——”